

青少年中国古典文学精读·演绎卷

北史演义

下

原著 (清) 杜纲 缩编 李淑捷

山东文艺出版社

53B-7. 44.5
D6

北史演义

(下)

原著 (清) 杜 纲

缩编 李志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目 录

- 第 一 回 魏宣武正宫乏嗣
胡仙真夤缘得子 (1)
- 第 二 回 白道村中困俊杰
武川城上识英雄 (4)
- 第 三 回 诸私愿六浑得妇
逼承幸元怵上蒸 (9)
- 第 四 回 幽母后二贼专权
失民心六镇皆反 (11)
- 第 五 回 太后垂帘重听政
统军灭贼致亡身 (15)
- 第 六 回 结豪杰六浑挥财
迫危亡牛山避寇 (19)
- 第 七 回 五原路破胡斩将
安亭道延伯捐躯 (22)
- 第 八 回 天宝求贤问刘贵
洛周设计害高欢 (26)
- 第 九 回 脱险境英雄得路
庇幸臣公主成男 (31)

- 第十回 内衅成肃宗遇毒
外难至灵后沉河 (36)
- 第十一回 改逆谋重扶魏主
贾余勇大破群逆 (40)
- 第十二回 明光殿强臣殒命
北中城逆党屯兵 (44)
- 第十三回 战丹谷阵亡伯凤
渡黄河攻破洛阳 (50)
- 第十四回 救帝驾逢敌被阻
战恒山释怨成亲 (53)
- 第十五回 尔朱兆晋阳败走
桐花女秀容立功 (56)
- 第十六回 立广陵建明让位
假遣军六镇愿反 (60)
- 第十七回 立新君誓图拔乱
遇旧后私逼成婚 (66)
- 第十八回 运神谋进兵元旦
追穷寇逼死深山 (73)
- 第十九回 宇文泰获配良缘
王思政结好关西 (76)
- 第二十回 侯莫变心害贺拔
宇文兴师灭陈悦 (79)
- 第二十一回 高渤海兵临京洛
魏孝武出奔长安 (86)

第二十二回	高世子婚配琼姝 宇文泰缢死明月	(91)
第二十三回	黑獭忍心甘弑主 高澄辅政劾权贵	(94)
第二十四回	潼关道世宁捐躯 渭曲西东邲亡师	(99)
第二十五回	奔河阳放曹殒命 败黑獭侯景立功	(103)
第二十六回	归西京一朝平乱 惧东邲三将归元	(105)
第二十七回	私静仪高澄囚北 逼琼仙仲密投西	(108)
第二十八回	纵黑獭大将怀私 克虎牢智臣行计	(112)
第二十九回	高王执法除叛逆 胜明誓愿嫁英雄	(117)
第三十回	攻玉壁高王疾作 据河南侯景叛生	(120)
第三十一回	用绍宗韩山大捷 克侯景溺水不流	(125)
第三十二回	烹荀济群臣惕息 杖兰京逆党行凶	(128)
第三十三回	移魏祚新主登基 折帅旗宇文托后	(132)

第三十四回	晋公护掌朝革命 齐主洋乱性败常	(138)
第三十五回	齐肃宗叔承侄统 周武帝弟继兄尊	(146)
第三十六回	弃天亲居丧作乐 归人母惧敌求成	(149)
第三十七回	争宜阳大兵屡却 施玉珽天诛亟行	(152)
第三十八回	和士开秽乱春宫 武成后私幸沙门	(156)
第三十九回	齐后主自号无愁 冯淑妃赐称续命	(163)
第四十回	拒敌军延宗力战 弃宗社后主被擒	(167)
第四十一回	捋帝须老臣爱国 扞杖痕嗣主忘亲	(171)
第四十二回	修旧怨股肱尽丧 矫遗诏社稷忽倾	(174)
第四十三回	隋公坚揽权窃国 尉迟迥建义起兵	(178)
第四十四回	代周家抚临华夏 平陈国统一山河	(182)

第二十二回

高世子婚配琼姝 宇文泰缢死明月

话说贺拔胜兵至荆州，离城不远，侯景引兵出御，相遇于鲁阳山下。胜拍马直取侯景，景迎战数合，那里敌得胜之神勇，众将齐上，破胡枪挑数将，三军皆惧，一齐望后退走。胜挥兵直进，势如破竹，追下数里。忽见西北角上尘土遮天，金鼓振地，拥出一队人马，乃是豫州高敖曹引兵五千来救荆州。胜见有援师，暂即退下，当夜各归大营。天色微明，胜便讨战。敖曹出马，谓胜曰：“我二人皆号善战，尔知吾勇，我知尔强。今日各赌本事，不许一人一骑帮扶。我输了还你荆州，你输了从此去罢。”胜点头道：“好！”各挥军士退后。双枪并举，两骑相先，一往一来，浑如两道白光滚来滚去。清晨战至下午，不知几千回合。二人愈斗愈健，越战越勇，两边军士都看得呆了，直到天黑犹不住手。侯景便叫鸣金，那边亦鸣金收兵。胜回营饱餐一顿，想起一家性命都在人手，不斩敖曹焉能夺得城池，救得眷属。吩咐军士点起火把，出营高叫道：“敖曹！你敢与吾夜斗么？”敖曹闻知，亦令军士点起火把，挺枪直出，喝道：“来来来，退避者不算好汉。”于是重又战起，火光之下各逞神威。直至天明，二人恋战如故。侯景见破胡士卒皆荆州人，因生一计，令其父兄亲戚四面招呼，军心一动，遂皆散走。胜方酣战，见大势已溃，只得回马而走。敖曹拽满雕弓，一箭射来中胜右臂，遂负箭而逃。敖曹亦收兵归去。胜败下三十余里，无一骑相从。俄而将士稍集，只存残兵五六百人。胜愤极，欲拔剑自刎。左丞崔谦止之曰：“将军不可轻生。今西归无路，不如暂投南朝，再图后举。”胜从之，遂奔梁。今且按下不表。

单讲高王回至洛阳时，清河王出入已称警蹕，以天子自居。王丑之，欲立其世子善见为帝，却未明言。一日，百官集午门，候王议事。王至朝堂，告于众曰：“永熙弃国而去，不赐一音。今欲于诸王中另立一人，以主社稷。谁其可者？”众皆曰：“惟大王命。”王又曰：“孝明以来，立帝不顺。孝庄以叔继侄，永熙以兄继弟。伦序失正，国家所以衰乱。今当按次而立。唯清河世子善见以序以贤，允协人望。”因向清河曰：“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众莫敢违，大议遂定。清河回府，又羞又恼，心不自安，帅轻骑南走。高王闻之，亲自引兵赶往。追至于河中府及之，谓清河曰：“天下焉有天子父而逃于外者？”与之并马而返，直送至府。王登堂索饮，清河设宴，呼世子出拜，王答拜。宴罢，又召其妃胡氏并长女琼姝出拜，谓王曰：“吾家性命全在大王。”王遂与立誓，言必终始相保。又见琼姝端严美丽，王问：“几岁？”曰：“十三。”王谓清河曰：“王女与吾子澄年貌相当，结为秦晋之好何如？”清河大喜曰：“若得世子为婿，吾之幸也。”王遂解下玉带一条为聘，清河亦取出紫金冠一顶为酬，极欢而别。丙寅，王率百官具仪卫迎清河世子善见为帝，即位于城东北。大赦，改元天平。时年十一，为魏孝静帝。于是魏判为二，河以西曰西魏，河以东曰东魏。

一日，忽报西魏宇文泰引兵攻潼关，守将薛瑜阵亡，关已失守。诸将咸请救之，王曰：“吾方迁都，未暇发兵，且渠亦不敢深入。进讨之期，且俟后日。”乃下令曰：“洛阳建都已久，王气将尽。且西逼西魏，南近梁境，非据守之地。今将迁邺，文武军民俱限三日起发。”乃以赵郡王湛为大司马，咸阳王坦为太尉，高盛为司徒，高敖曹为司空，司马子如、高隆之、高岳、孙腾共知朝政。先日护驾迁邺，自己留后处分。丙子，东魏帝发洛阳，六宫从行。军民四十万户狼狽就道。改司州为洛州，以尚书令元弼为洛州刺史，镇洛阳。庚寅，帝至邺。越三日，高王亦至。时宫阙未就，帝居北城相州之廨。王乃命拆洛阳旧宫木料以济之，限日速成。又以新迁之民资产未立，不无嗟怨，出粟一百三十万以赈之，民始宁居。王部分已定，遂辞帝归晋阳。

且说世子高澄年虽幼，颇有恋色之意。高王觉知，谓娄妃曰：“澄儿情窦已开，吾前在洛阳已聘定清河王女为室，今冬与之结婚可乎？”妃曰：“妾亦有此意。”王遂命造世子府，务极华丽。一面修表以闻，一面启知清河王，将吉日送去。清河喜诺。临期世子到邺亲迎，帝与清河皆厚赐之。内外百官无不毕贺。迎至晋阳，在北府正殿成亲。拜见高王夫妇，然后送归新府。斯时世子年少尚主，加以郎才女貌，正是富贵无双，荣华莫比。人生得意之遭，莫逾于此。

再说孝武帝迁都长安，大权皆泰掌握，生杀黜陟帝不得与。虽有天子之名，徒拥虚位。然泰方挟天子以令天下，故外面犹尽臣礼，上下相安。一日，丞相泰同广陵王元欣入宫奏事，直至内院。时帝正与平原公主在宫笑语，遂召二臣入宫。泰奏事毕，见帝侧一美人，色甚妖艳，出问广陵王曰：“侍帝侧者是帝之妃耶？谁氏女也？”广陵王曰：“此女乃南阳同母之妹，名曰明月，封为平原公主，为帝所宠。入关时，六宫皆弃，相随而来者唯此女耳。”泰讶曰：“然则帝之从妹也，如何纳之为妃？”广陵曰：“此实败伦之事，奈帝不悟何！”泰遂邀广陵同归，曰：“大王少坐，吾已去请南阳诸王，到此共商。”停一回，诸王皆至，坐定。泰曰：“今屈诸王到此，有一事相告。”诸王曰：“丞相有何见论？”泰曰：“臣等奉戴一人，要使纪纲肃于上，信义彰于世，天下方服。孔子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况今高欢据有山东，日夜窥伺。正当讨其不臣，而可自陷非义乎？今天子宠爱平原公主，以妹作妃，大乱人伦之道，何以摄四方而复旧都？吾意欲正君心之失，必先除其所惑之人，王等以为然否？”诸王闻之，尽皆失色。南阳曰：“此女系吾亲妹，秽乱宫闈，罪实当诛。但事出于至尊，今若除之，恐丞相有乖于臣礼，奈何？”泰曰：“杀之上正帝心，下洗王耻。若留之宫中，帝必不改前辙，以致纲常扫地，大事无成。皆臣下不能匡正之失也，罪何可辞？”诸王不得已，皆应诺而去。南阳归言之乙弗妃，妃曰：“泰言虽当，但无君之心已露。只恐避一欢，又遇一欢，奈何？”南阳曰：“吾亦虑此。”相对叹息。次日饭罢，报泰与广陵至。俄而诸王俱至。南阳还疑入朝同谏，揖

泰曰：“今日帝前全仗丞相力争。”泰曰：“无庸。平原主亦将到也。”南阳曰：“彼安得来？”泰曰：“今早吾已遣人入宫，托言王犯危疾，欲一见之，帝已命之来矣。”

未几，果报公主到来。乙弗妃接进内堂，平原问妃曰：“吾兄何疾？”妃曰：“无甚疾，不过欲与皇姑一言耳。”南阳入，平原又问：“兄何言？”王不答，但见之下泪，乙弗妃亦掩袂避去。平原大疑。又见泰与诸王同入坐下，心益骇。泰怒目而视曰：“你本金枝玉叶，为帝从妹，如何不惜廉耻。陷君不义，你知罪么？”回顾左右曰：“何不动手！”两个武士即雄赳赳走上，平原惊倒在地。武士执住臂，即将白绫套在颈上，顿时缢死。诸王莫敢出声。泰见平原已死，谓诸王曰：“不如此不能禁止君之邪心，王等莫怪也。”众皆唯唯。泰命于夜间载其尸入宫，遂别南阳而去。

第二十三回

黑獭忍心甘弑主 高澄辅政劾权贵

话说孝武自平原去后，至夜不见回宫，正欲遣使去召，忽内侍报道：“公主已经身故，现在载尸还宫。”帝急入，走向尸旁一看，果见玉貌如生，香魂已断。放声大哭，慌问随去内侍：“公主因何而死？”内侍备述丞相、诸王相逼之状，以致命绝。帝闻之怒气填胸，曰：“此皆南阳欺朕，骗去逼死，誓必杀之。”次日视朝，文武皆集。帝见南阳，拍案大骂道：“你诈病欺君，杀死亲妹，不忠不仁，留你何用！”喝令收禁南牢治罪，值殿武士便把南阳拿下。宇文泰出班奏道：“陛下莫罪南阳，此皆臣之过也。平原秽乱宫闱，大干法纪。若不除之，有累帝德不浅。”帝曰：“即欲治罪，何不奏闻？”泰曰：“臣等知平原越分承恩，陛下必不能割爱全义，故擅行处死，以绝陛下之

意。专命之罪，乞陛下鉴之。”帝默然，拂袖而起，乘辇退朝。泰即传谕南牢，放出南阳，任职如故。帝回到宫中，唯有切齿含怒，或弯弓射空，或拔剑砍柱，正所谓鸟啼花落，触处伤心。泰腹心报知宇文泰。泰大惧，暗想：“我不害他，他必害我，岂可复奉为帝。”密与心腹商议废立之计。侍中于谨曰：“高欢负逐君之丑，天下非之。今若复行废立，恐丞相犯弑主之名，奈何？”泰曰：“今祸难方兴，争战未已。欲御外患，必除内忧。吾以赤心奉之，彼反以我为仇。异日疆场有事，变从中起，则大事去矣。不若除此无道。另立贤明，庶国家长久之计。”因定计于长安城东，请帝游猎，暗行弑逆。泰遂入朝奏帝，帝许之。

适有天文官启帝云：“臣夜观乾象，帝星不明。又客星侵帝座，黑气直入紫微垣，主陛下明日有不测之忧，慎勿出宫。”帝惊曰：“丞相请朕出猎，奈何天象有此变异？”因降旨于泰曰：“朕躬偶抱微疾，不能行幸。”泰复请曰：“圣躬不安，乞明日君臣共宴于华林园，以遣帝怀。”帝许之。次日，泰于华林园摆设华筵，会集百官，恭迎帝驾临御，提炉引导，曲尽臣礼。筵前管弦齐奏，歌舞喧阗，山珍海味，无不毕陈。百官轮流上酒，帝不觉沉醉。泰又跪献金卮，俯伏上寿。帝又饮之。宴罢，帝起回宫，文武皆退。乃召天文官问曰：“今日已过，保无事否？”天文官奏曰：“须过亥时，圣躬万福。”帝命之退，遂就寝。至半夜，腹痛如裂，知中毒，大呼曰：“斛斯椿误我！斛斯椿误我！”不数声，遂崩。时正亥刻，年二十五岁，宫官忙报知宇文泰。泰尚未寝，即带腹心左右，先自入朝，问内侍曰：“帝临崩有何言？”内侍曰：“帝呼‘斛斯椿误我’数声而绝。”泰于是约束御林军士，把守各处宫门，然后传召百官。天将明，百官皆至，闻帝崩，皆惊愕失色。然权归宇文，无一人敢出声者。泰命殓帝尸，俟新天子立始行丧礼。

泰命群臣议所当立，众举帝兄之子广平王元赞，年虽幼，以序以贤，允协人望。泰疑未定。时独坐室中。侍中濮阳王元顺来见，泰迎入室中，问：“王何言？”顺垂泪曰：“下官为立君之事而来。”泰曰：“王意中谁可者？”顺泣曰：“高欢逼逐先帝，立幼主以专权。明公

宜反其所为。广平幼冲，不足为帝。愿公立长君以安社稷。”泰曰：“王言是也。吾欲奉太宰南阳王宝炬为帝，王意以为可否？”顺曰：“南阳素有仁义之风。奉以为帝，天人允服，足见公之赤心为国也。”泰即传谕百官，众皆悦服。改元大统，颁诏大赦，立妃乙弗氏为皇后，长子元钦为太子。进丞相泰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封安定王。泰固辞王爵，乃封安定公。以尚书斛斯椿为太保，广平王赞为司徒。文武各官皆进爵有差。殡孝武于草堂佛寺，丧礼俱简。

其时有渭州刺史可朱浑道元，本怀朔人，初与侯莫陈悦连兵相应，后悦为泰所杀，道元据州不从。泰攻之不能下，遂与连和，命守渭州。及孝武西迁，魏分为二，道元之母与兄皆在山东邺城，不能接归。又少在怀朔，与欢亲善。故家室在东，欢亦常抚恤之。道元每切思亲之念，特以孝武旧君，不忍背负，留关西不返。一旦，新君诏至。知孝武已崩，深为骇异。遣使长安，访得帝崩之由：因与泰不合，遂为所害。大怒，告众将曰：“吾所以弃家离母而留此者，以欢犯逐君之罪，泰有奉主之功故耳。今泰擅行弑逆，其恶更甚于欢，岂可与之同事。吾今引兵东行，诸将愿去者随吾以去，不愿去者请归长安，吾不禁也。”众将皆曰：“公不欲与逆臣为伍，某等亦生死从公。”要晓得可朱浑道元是关西虎将，素号万人敌。又抚下以恩，与同甘苦，能令士卒致死，用兵如神，泰亦畏之。故欲东行，士无异志。道元又曰：“吾有书先达晋阳，谁堪使者？”阶下走上一将，年方二十，凛凛身材，骁勇无比，便道：“小弟愿往。”乃道元之弟天元也。天元领了兄命，带了家将十余人，飞马而去。行至乌兰关，关将不肯放行。盖其时灵州不服，泰遣李弼、赵贯二将正欲往征，关口谨防奸细出入，如无泰命，不许放出一人一骑。天元候至更深，便于关前四处暗暗放起火来。风烈火猛，沿烧甚炽。关上望见火势，开关救火。天元引十数骑，从闸中夺路而走。把关军士拦挡，天元边杀数十人，逃出口关，径往灵州飞奔而去。不一日到了灵州，备说投东之故。曹泥大喜，便差人护送前往。

再说把关将当夜擒得天元从者一人，审出情由，飞报长安。泰大惊，谓诸将曰：“可朱浑道元勇冠三军，若令东去，关西又生一劲敌矣。亟乘其未去，擒之以归，方免后忧。诸将中谁可往者？”众举侯莫陈崇可使，泰遂授以精骑五千，往渭州截其去路。泰又思陈崇虽勇，恐不足以制之。又传谕李弼、赵贵大军勿往灵州，且于乌兰关截杀道元之军，勿使走脱。

且说陈崇兵至渭州，道元因急欲往东，已离渭州进发，闻有兵来，道元谓诸将道：“且住，吾当先破其军而去。”因回军以待。陈崇追及，大声喝道：“可朱浑道元，朝廷待你不薄，何故去投外邦？今日天兵已到，快快下马受缚，免汝一死。”道元便与交锋。战有数十合，不分胜负。道元架住枪道：“我去，谁耐烦与你战斗。”回马便走。陈崇只认他力怯，乘势赶上。那知道元暗藏飞锤在手，乘他追下，喝声道：“着！”一锤打去，正中陈崇前心。翻身落马，军士急忙救起，已经鲜血直喷，不省人事。道元全军起行，谁敢拦阻。一日到了乌兰关，李弼、赵贵奉了宇文泰之命，早已引兵把住。遂驱兵大战，怎当得道元将勇兵强，人人致死，弼与贵不能抵敌，让他破关而出。道元行至灵州，曹泥接见，大喜。停军一日，便即进发。高王知道元来附，不胜大喜。一面命天元亲往山东迎母。一面便命贺拔仁引兵二千，赍送资粮来接。到了并州，王已遣人来迎，道元入见。王握手相慰曰：“喜故人远临，如获天赐，屈卿来此，勿忧不得志也。”道元拜谢。即日封为车骑大将军。

太平二年，秋八月，娄妃怀孕将产，梦见一龙蟠屈膝下，觉后生男。为高王第六子，名演，字延安，即后北齐孝昭皇帝也。

时澄年十七，阴有宰世之志，闻朝中诸贵用事，贿赂公行，法度不肃，请于王曰：“儿愿入邺辅政，以治臣寮之不法者。”高王遂奏帝以高澄为尚书令，加领军左右京畿四面大都督，入辅朝政。世子得诏大喜。即日拜辞父母，带领宫眷，来京授职。在廷诸臣虽闻世子器识不凡，犹以年少轻之。及视事，尚书省积案如山。世子目不停览，手不停披，决当皆允，未及数日，其事悉了。又引并州别驾崔暹

为吏部左丞，凡有参劾，不避权贵，世子亲任之。用法严峻，由是内外震肃，百官皆惧。虽子如、孙腾亦畏之矣。兼令起兵逼西魏秦州。秦州刺史万俟普性勇决有武力。其子万俟洛慷慨多气节，身長八尺，有万夫不当之勇，闻至罗兵将至，谓父曰：“永熙之崩，实宇文之罪。观其为人，不及高王也。吾父子何可为之戮力？不如东归，必获重用。”普从之，遂率部将三百人弃城东归。高王大喜曰：“万俟父子关西虎将，今来，断泰一臂矣。”封普为西河郡公、洛为建昌郡公。是时高王留意人才，广选文学之士，列之朝班。一日，传谕世子曰：“吾欲西讨黑獭，必先通好梁邦。南方多人物，非宏通博雅者，不足以胜此任。朝臣谁可使者？”世子因举散骑常侍李谐、吏部侍郎卢元明才通今古，学贯天人，可使致聘。王遂命二人聘于梁。

梁帝素博学、善辩论。及召二人语，丰神秀爽，应对如流。既而辞出，梁帝目送之，谓左右曰：“卿辈常言北土无人物，此等从何处来？”由是深相敬重，亦遣使还报。那知因此一番，却动了数臣疑惧。先是贺拔胜荆州失守，与卢柔、史宁相率奔梁。其后独孤信、杨忠在荆州亦被侯景所破，来降于梁。数人皆有北归之意，而恐梁见疑，不敢发。及见梁与东魏通好，各怀忧惧，因涕泣于梁主之前，求北归。梁主许而许之。遂带旧时兵将渡过江来。斯时侯景镇守河南，闻报，便选轻骑三千，扼其去路。胜等不敢敌，微服从小路徒步进关。及到长安，泰接见大喜，同入见帝。胜见孝武崩，又换了一代帝主，不胜伤感。时斛斯椿已死，正缺三公之位。帝即以贺拔胜为太师，封史宁为将军。泰以卢柔有文学，引入相府，为从事中郎。独孤信、杨忠引为帐下都督。

是年关中大旱，田禾尽死，人相食。高王闻之曰：“此天亡泰也，吾取之必矣。”于是调集人马，择日起征，分兵三路进攻。敕司徒高敖曹引精骑三万，趣潼关。自率大军趣蒲坂。造三浮桥，欲以济河。当是时，关西大震，人心惶惧，皆以强弱不敌为忧。泰军于广阳，谓诸将曰：“高欢倚吾三面，作浮桥以示必渡。此欲羁留吾军，使窦泰西入耳。欢自起军以来，窦泰常为前锋。其下皆精兵锐卒，屡胜而

骄，士志必怠。今以轻兵袭之必克，克则欢不战自走。若留兵在此，与之相持，胜负未可知也。”庚戌，泰还长安，诸将犹以为疑，遂潜军东出。癸丑，至小关，过马牧泽，与窦泰军遇。

第二十四回

潼关道世宁捐躯 渭曲西东邲亡师

话说窦泰，字世宁，官拜大都督行台，雄武多智。妻即娄妃之妹，为王勋戚重臣。故讨西之役，委以专征一面。世宁意气正盛，方以生擒黑獭，平定长安自负。西趣潼关，只道宇文大军方拒高王，此处必不自来，长驱深入，可以无虞。那知泰已潜出小关，结阵以待。世宁不虞泰至，仓猝出战。两军相合，未分胜负。忽后面喊声大振。冲出无数人马，杀入后队，勇不可当。前后夹攻，兵众乱窜，或走或降，一时尽散。世宁见大势已去，只得杀条血路，拍马而走，回顾左右，竟无一人，仰天叹曰：“吾起兵以来，未遭此大败，今日何颜复见高王。”遂拔剑自刎。西魏兵见泰已死，斩其首以去，送首长安，遂引大兵回广阳，与欢相敌。高王初闻窦泰被攻，以浮桥未完，不能往救。继闻窦泰自杀，一军皆没，即拆浮桥而退。都督薛孤延殿后，西军来追，且战且行，一日砍折十五刀，敌乃退，军无所失。高王还晋阳，痛泰阵亡，奏赠泰大司马、太尉、尚书事，谥曰忠贞，以其子孝敬嗣父爵。

再说敖曹一军由商山而进，连破西师，所向无敌。进攻上洛，城中守将泉企防御甚严，十余日不能下。时有上洛豪民杜窟暗结泉岳、泉猛、泉略弟兄三人，谋以城应东魏。事败，企收泉岳弟兄斩之，杜窟逾城走，投敖曹，请进师。敖曹用之为向导，还攻城。城上矢石如雨，敖曹连中三箭，洞胸穿骨，落马殒绝。良久复苏，血污满体，乃

卸下甲冑，割征袍裹疮，上马复进，力杀数人。诸将皆感激，奋勇而登，城遂陷。执刺史泉企，企谓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时敖曹疮甚，虑不能生，叹曰：“恨不见季式作刺史。”诸将密以闻，王即授季式为济州刺史，因谕之曰：“窦泰军没，人必摇动，卿宜速归。”敖曹乃以杜窟行洛州事，全军而还。

却说泉企有二子：长元礼、次伸遵，皆有智勇。企被执时，二子皆逃脱。大军去后，二人阴结死士，袭杀杜窟，复以城归西魏。泰封元礼世袭洛州刺史。于是东西各守旧境，暂皆罢兵，民得息处。

且说文泰自潼关杀了窦泰，败高王于蒲坂，国中连年饥馑，兵食不足，常虑高王起兵复仇。时有蠕蠕国，土地广大，兵马强盛。闻与东魏相结，欲伐西魏。心甚忧之，因遣使通好，欲得其助。蠕蠕主曰：“西魏若欲结好，必娶吾女为后，方肯为援。”使者复命，泰劝文帝废乙弗后为尼。帝不忍曰：“后乃结发之妇，岂可无罪而废？”因集君臣会议，君臣迎合泰意，皆言不废皇后，则难娶蠕蠕之女，不娶其女，恐外患之来，无人救援，社稷不安。帝迫于众议，叹道：“吾岂以一妇而弃社稷大计。”乃废乙弗氏为尼，降居别院，后与帝大恸而别。其后蠕蠕以故后尚在，复欲伐魏，文帝遂赐后死。是时帝既废后，乃遣扶风王元孚具金帛礼仪，往蠕蠕国迎头兵可汗以主为后。可汗大喜道：“我女得与大魏皇帝为后，诚天缘也。”遂送女于西魏，车七百乘、马一万匹、橐驼一千头，珍宝异物，不可胜数。蠕蠕风俗以东向为贵，故公主行幕皆向东。将至长安，扶风王请公主南面，公主曰：“我此时犹蠕蠕女也。魏自南向，我自东向，亦有何害？”西魏大统四年三月丙子，立蠕蠕国公主郁久闾氏为后。丁丑，大赦天下，丞相泰自华州入朝称贺，旋还华州，闻弘农郡有积粟，遣兵袭而据之。

是年，东魏主年十五。亦立欢之次女为后。适边郡贡一巨象，改元元象，大赦天下。高王闻泰夺据弘农，大怒，乃大举西讨，先命敖曹治兵于虎牢，调发各路人马，限日齐集壶口，进取蒲津。段荣谏曰：“臣夜观星象，大军不利西行，宜俟来年进讨。”王曰：“天道幽

远，今军已戒严，不可阻将士之气，卿毋畏缩。”姜妃亦谏曰：“妾闻秦地有山河之固，地势险阻，大兵仰而攻之，主客相悬，劳逸不同。愿大王慎之。”王曰：“吾筹之已熟，今行不灭，荡平无期。此行非得已也。”遂命世子入朝，率诸将进发。军至壶口，侯景引五万人马，自河南至；刘贵引三万人马，自山东至。连晋阳之兵，共号二十万，兵势甚盛。敖曹知大军已发，遂自虎牢起兵，围住弘农。右长史薛告王琰曰：“西贼连所饥馑，故冒死来入陕州，欲取仓粟以养三军，今敖曹已围弘农，粟不得出。但置兵诸道，勿与野战。比及麦秋，收成又缺，其民自皆饿死，宝炬、黑獭何忧不降？愿勿长驱渡河。”王不听。侯景亦谓王曰：“今日举兵形势极大，万一不捷，猝难收敛。不如分为二队，王统前军，臣统后军，相继而进。前军若胜，后军全力以赴，前军若败，后军乘而援之，万无一失。”欢亦不从。遂自蒲津渡河，全军尽登西岸。泰闻东魏兵至大惧，以华州当道冲，遣使至州，命刺史王黑严守。黑对使者曰：“老黑当道卧，貉子那得过。归语丞相，可无忧也。”语简而劲。俄而，高王兵至，谓黑曰：“何不早降。”黑大呼曰：“此城是王黑冢，生死在此，欲死者来。”诸将请攻之。王曰：“无庸，吾志在灭泰，此等碌碌，何足污吾兵刃？”遂涉洛，军于许原之西，连营三十里。

先是泰发征书十余道，调集各路人马，皆未至。将士不满一万，欲进击欢，诸将皆疑众寡不敌，请待欢军更西，以观其势。泰曰：“欢若至长安，则人情扰乱，将何以济？今乘其远来，营伍未固，击之可图一胜。”贺拔胜亦以为然。即造浮桥于渭上，令军士赍三日粮，以示必死。轻骑渡渭，留辎重于后。自渭南夹渭而西，壬辰，至沙苑，距东魏军六十里。然见其兵势甚盛，将士皆忧难敌，泰亦惧不自安。宇文深独贺曰：“吾军胜矣。”泰问其故，对曰：“欢镇抚河北，甚得众心，以此自守，图之非易。今悬师渡河，非众所欲，独欢耻失窦泰，愬谏而来。此所谓忿兵，可一战而擒也。何为不贺？愿假深一节。发王黑之兵，邀其走路，使无遗类。”泰喜曰：“闻君言使人胆壮十倍。”泰又遣达奚武觐欢军。武从三骑，效欢将士衣服，日暮去营数百步